

旧案残影

青島民國大案揭秘

◎ 于佐臣 张 蓉 等著

◎ 青島出版社





ISBN 7-5436-3584-4



9 787543 635845 >

ISBN 7-5436-3584-4

定价: 22.00元



● 青岛民国大案揭秘

于佐臣/张蓉等著

青岛市档案馆 编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案残影: 青岛民国大案揭秘/于佐臣等编写.-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6.1

ISBN 7-5436-3584-4

I.旧... II.于...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030 号

书 名 旧案残影

著 者 于佐臣 张 蓉 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13335059110 85814611-8664

传 真 (0532)85814750

策划编辑 刘 咏

责任编辑 赵文生

特约编辑 周晓方

装帧设计 若 谷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24 开(889 × 1194mm)

印 张 11.25

字 数 170 千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3584-4

定 价 22.00 元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地址: 青岛市重庆南路 99 号 邮编: 266032 电话: 0532-82773478

跨越历史的门槛（代序）

于新华

作为本书的一位读者，我感觉《旧案残影》解读历史的探索和努力是令人感佩的。这种解读方式突破以往传统历史文本的窠臼，以文学化的笔触直击历史的深沉，为众多读者将深埋在档案中的丰富而艰涩的史实挖掘出来，在历史与读者之间搭建起通达的桥梁，为重新解读历史提供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这正是《旧案残影》的作者们所着力探索与尝试的。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青岛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年历史，但其历史的曲折和丰富，有别于其他城市，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旧案残影》涉及的民国大案都是在青岛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案件，不仅可以从司法、侦探的角度来剖析案件，遍历个案的扑朔迷离和个中细节，而且可以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不同侧面透视“旧案”寄附的社会形态，剖读某个历史段落，披览丰富的历史信息，进而窥视当时的风土民情、建筑胜览、文化氛围，勾画出一幅生动的“青岛民俗图”。

《旧案残影》是以文图并存的方式来解读历史的，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照片，不仅凸现其案件的真实性和真实性，更起到了再现当时社会场景的作用，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

身处21世纪的当代社会，追寻历史的记忆为现代人所最为渴望。过

去的青岛地界和老辈人的生活是咋样的,这也许是每一个青岛人所亟待想知道的,《旧案残影》正是从“旧案”这个独特的景框来展现青岛历史。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是一种探索与创新。在这本书策划酝酿之时,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这本书是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创新形式,是尝试将历史通俗化、文学化的一种全新版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化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亵渎。

我赞成前一种。档案并不仅仅成为历史学家研究考证的工具,而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历史、了解历史,以崭新的形式来普及历史也是我们所要做的。《旧案残影》作为老青岛的残影返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青岛、了解历史,这项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和读者共同跨越历史的门槛,是众多历史读物所共同企盼的。在现代传播条件下,历史读物正面临大众时代的汰选,而直面现实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历史读物从形式到内容与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方式的趋同。诚然,用历史眼光考察历史并非简单地做一番史料还原工作;而以今人的视角回观历史,让思想浮出历史的表面,见仁见智总是在所难免。横在历史面前的门槛,我想首先是如何走向大众,如何在普及历史的取向中实现自身价值。所以,解读方式及述史文本的丰富多样才彰显出创新的意义。这番努力无疑将为岛城史界吹进一股踔厉风发的清新之风。

青岛已享有“全国文明城市”和“中国品牌之都”的殊荣,但仍需要我们全力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让青岛文化发展保持恒久的增长势头。希望有更多的创新性历史读物,使岛城市民得到读史的愉悦,为打造“世界知名特色城市”奠定丰厚的人文基础。

青岛市档案馆的馆藏十分丰厚,而《旧案残影》仅仅掀开这座府库的只鳞片羽。我们期待更多的探寻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叩问这座府库的深邃博大,在历史与现实的跨越之旅中实现共享。

目 录

- 斐案·于佐臣 ■ 001 死亡列车·李明 ■ 069 火烧市党部·吕福明 ■ 141
- 初秋的船难·王占筠 ■ 102 刺沈·刘涛 ■ 182
- 寒夜喋血案·张荃 ■ 219

胶澳商埠局给警察厅的训令：案查广西路德商斐什被人杀害一案，迄今尚未缉获真凶，殊嫌延缓。……勒令该管署于五日内务将真凶缉获并通飭各署队一体协拿，依期破案，以保警誉。如能克日破案，即由本总办奖给二千元以资鼓励……

斐 案

于佐臣

>001

—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青岛。

夕阳满街，清凉怡人的海风仿佛被盛暑的屏障远拒在苍茫的海岬之外，燃烧的夕晖在与前海一街之隔的广西路倾下一条沸腾的热流，不待天黑，路边的商行店铺便早早收市打烊，随着渐次浓重的天色走进静谧的暮昏。

这天是周末，广西路37号的斐什珠宝钟表店打烊格外早。按常规，斐什(Fisyher)老头早早把店里的两个华人工友打发回家，只留厨役老王替他打点晚餐。

7点，老王照例手提竹编食篮，屏声静气地穿过安徽路拐角的中和汽车行甬道，走进珠宝店的后堂屋，为老板把晚餐用的刀叉、牛油、面包和几色荤素摆上餐桌，然后折回他住的地下室，等着收拾主人的残汤剩羹。突然，他听到老板一声惨厉的喊声，接着，店堂的灯倏然灭了！老王拔腿朝店堂前门

跑去，从铁栅窗口往堂屋一看，立刻惊呼起来：“救命——杀人啦——”

……

警察署一区巡长干成功接报后，立即带领七名警察赶赴现场。他派三人直奔珠宝店正门堵截，率其余四人绕往安徽路中和汽车行内的珠宝店后门围捕。

斐什珠宝店，店门开在广西路上，后门和安徽路的中和汽车行连在一起，华人工友和厨役老干统统住在地下室里，上面的临街门头是珠宝店之所在。事后，从现场示意图解读珠宝店后院的情形，依然有些吃力。特别在华灯初上时分，珠宝店正门锁闭之后，后院的情形陷入一片混沌，当院的憧憧车影和车库上的大片平顶，似乎预先给凶犯留足了退路。眼下，干巡长十人等正循着这条遁避在黑暗中的路摸过来。

汽车行院内漆黑一片，只有一盏电灯若明若暗像瞌睡人的眼。大院和珠宝店靠一条甬道连接，甬道曲折幽深，有三个直角拐弯，干巡长命一人守住甬道出口，其余三个各守一个拐角，自己只身往珠宝店后门摸去。正疾步走着，忽见暗处闪出一个身躯高大的汉子，隐约从他身着的深色西装上看出是个外侨。

“干什么的？站住！”

王巡长正待上前，被汉子迎面一脚踢中小腹，即刻伏下身去，其余三名警察闻声靠拢过来，被那汉子回身一枪，俱各伏地。再围捕时，那个高大汉子已攀上靠墙的扶梯，跃到汽车房的屋顶上，向东边连开三枪，子弹“嗖嗖”擦着王巡长的耳根飞过去，全院的电灯突然灭了。只见那个高人的身影在屋顶上疾速闪动了一下，便消逝在漆黑的夜色里……

“真他娘的倒霉了！”王巡长长叹一声收起枪。如果不是停电的话，迎面相撞的这个汉子哪会这么轻易地从他手上溜掉？此何许人也？如果正是他要缉拿的案犯，他今晚算是栽定了。

王巡长不及细想，率一行人用手电照路，摸到珠宝店后门。后门从里面关死了，死劲推也推不开。后门左侧有两扇玻璃窗，窗上镶着指头粗细的铁



德商斐什被害的现场照片。

栏杆，其中一扇的铁栏杆被掰弯撬开，上挂一顶草帽。王巡长思忖，这想必是案犯脱逃的路径了，便让人从铁栏杆的缺口进入店堂。穿过储藏室，便有一股血腥气味扑面而来。几人摸索着一路寻来，只见靠珠宝店正门的旁边横卧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王巡长即唤厨役老王辨认，老王说这就是店主斐什。

斐什气息已断，头部颈上依然血流如注，血溅到墙上、地上。门扇上流成一片血泊。王巡长蹲下身去仔细察看，只见斐什头部顶心偏左被铁器伤三处，偏右伤两处，后脑伤三处，颈上有勒痕多处。斐什头边有一根凶犯遗留的铁棍，长约一尺半许，六七厘米粗，一端沾有血迹。店堂朝向广西路的正门是三扇镶玻璃的门扇，已经从里面上锁。门扇玻璃上蒙着黑布，地上遗落着半张带血迹的俄文报纸，内包一件柳叶提花的中式女褂，旁边几条长短麻绳，也沾有血迹，门框上沾有血渍手印，这里无疑刚刚进行过一场殊死搏

斗。

卧在血泊里的斐什，身着白衬衣，打着硬挺的领结，下身一条白帆布裤子。距他卧地两步远，是拐尺形的珠宝柜，里面已空空如也，靠墙角的保险柜却丝毫没有撬动的迹象。

王巡长推开餐室的门，见餐厅中间的餐桌上摆着三片面包，一荤一素两只菜碟，荤菜刚刚动了一点，牛油还没打开包。从店堂左首的楼梯上到二楼，是斐什的卧室，靠窗的衣架上挂着斐什的外衣。

王巡长令几位警员分头取证，然后请法医开始验尸。厨役老王被叫进餐厅问话时，浑身仍像筛糠似的战栗不已，方才目睹的血腥一幕把他吓坏了，老王反复念叨着：我只当是进了小偷，谁知……谁知会出人命……

斐什是个精明、刻薄的日耳曼老头，对店员杂役的举手投足都有一定之规。老王和另两个被雇来修表的华人店员被规定只能从后门进入店堂，所以老王跟斐什多年，从未从广西路的正门出入过。他读不懂德文，只是远远看着正门的德文店徽挺够派儿，和店主的富有挺相称。他和华人店员统统住在店堂下的地下室里，地下室不能直通店堂，所以他每天的路线就是从中和汽车行穿过甬道进后门，为店主和店员们理灶送饭。斐什把自己安排得像时钟一样准确、机械。晚7点，他准时关店门，把珠宝柜里陈列的钻戒、首饰和收入的银元、钱钞放进保险柜，然后用晚餐。今晚，店里只有老王和他，两个华人店员早就打好招呼，珠宝店下门板之前各自回家了。

王巡长给老王和自己点上烟，然后问他：“这两天有什么生人到店里来过么？”

“斐老板的债户挺多的，常有些来来往往的生人。不过斐老板的门户挺严紧，店门上锁以后，不是熟悉的人叫不开……今后晌三点来钟，有俩老毛子（俄国人）来过，一高一矮，一个没胡子，一个留小胡子，今后晌总共来过两回，和斐老板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倏地，那半张沾满血迹的俄文报纸在王巡长眼前一闪，“——你怎么断定今后晌来的那俩人是俄国人而不是别国侨民呢？”



20 世纪 20 年代青岛广西路街景。

“我估摸人是看打扮儿。我看这俩人和台西镇那些俄国人的打扮没什么两样。再说，好像其中一个人过去到店里找过斐老板，斐老板留他吃过饭，所以我认识他。没错，那是个俄国人。”

“你敢当着俩老毛子的面指证吗？”王巡长往实里砸了一句。

“敢。”老王干脆利落。

王巡长在青埠警界供职多年，前年才由李村警察署调来警察署一区。一区的管辖区以中山路南段为界，东西以保定路德县路为界。是警察厅特别瞩目的治安区。一区辖内的广西路，是一条商贾云集的洋人街，这是当年德国胶澳总督罗绅达尔实行外籍人和华人分区而治，人为构筑“人墙”的绝响余音。德占时期称亨利亲王大街，至于后来命名广西路，则是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之后的事情了。由于一区的治安向为警界关注，王巡长自感心力交瘁，如履薄冰，今晚的案子尤其使他头疼，跟枪子蹭个面儿他不在乎，惧的是斐什



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

老头的死攸关一桩涉外命案，如果方才他与真凶对遇却放跑了撞在枪口的猎物，麻烦就更大了。想到此，他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王巡长思忖：斐什好像正用晚餐的时候，被叫门声呼唤到店堂去了。而能叫开门的又必然是他熟悉的人。从斐什的着装来看，似乎和叫门人有约在先。如果像老王所说，今后晌两个三番两次来的客人可以作为案犯线索的话，那就豁然开朗了。他又想起那半张沾满血迹的俄文报纸，这也许是确定目标的最佳物证了，他认为。

8月9日，斐案发生后的第四天，警察厅“呈报德商斐什被人伤害致死一案处理情形”的报告呈到青岛督办公署总办赵琪的书案上。

对于德商斐什，赵琪并不陌生。五年前，他任龙口商埠总办时，这位日耳曼钟表匠曾为他修过一只金壳怀表，在表盘上镶嵌了12颗钻石，却分文不取。这段表缘，到一年前赵琪出任青岛商埠局总办的时候便有了特别的意义。孰料，不到一年，一份报告斐什命案的血腥记录会摆上他的书案。

自把斐案报告呈上去以后，警察厅长程榕便一直守着电话听总办的训示，不觉有些心焦。他正待起身放松一下，电话骤然响起，接过一听，是总办公

署秘书长方琮打来的，要他到机密室去接赵总办的电话。程榕一怔，顿时掂出了这宗涉外命案在赵琪手中的分量。

电话里，赵琪的声音低缓而威严：“叫你到这里来说话，是怕你房子里隔墙有耳呐。我问你，这么紧要的报告，而且又署着你厅长大人的名字，为什么不亲自送来？”

程榕一时语塞：“我以为以为……”

“以为什么？嗯？你怎么报告里含糊其辞，什么也没有捣鼓清楚！”

“那我耽搁总办大人一点时间，当面向您报告。”

“不必啦，就在这里说吧。”

“卑职以为，此案系仇杀，而非谋财害命。经现场查勘，案发后凶手即逃离现场。保险柜里的珠宝首饰、债据契约完好无损，再者凶手下手狠毒，非泄恨而不至如此——”

“债据契约的情况怎么在你的报告中看不到？”

“从保险柜里查列18张债据，债主大部分是德国人和俄国人。德国人借的数口都不大，两张俄国人的债据却高达三四千元……还有一份英国人拉克的债据，数口也较大。当时因为没带洋文翻译，详情不确。所以呈文里没详加报告。”机要室里狭窄闷热，加之心里紧张，程榕额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债据涉及的各项人等须一一查实上报。斐什先生的遗产在国内找不到继承人，必须通过外交科，请德国领事希古贤决定委托事宜，这件事我已交付外交科。信由我亲笔写。”

“我请求悬赏缉凶，悬格拟定1000元。”

“不妥，涉外无小事。赏格定2000元吧。另外……”赵琪略一停顿，提高了调门：“案发4天了，你现在才把案子办到这么个熊样子，我打算让交涉事务所的周渭协办，一些涉外事务方面的事他比你内行得多。再就是周渭原在警界干过，对案子也很在行，这你是知道的。再者，因为署政繁忙，案子的事我顾不过来，有事就向方琮秘书长请示，由他向我报告。总之，我丑话说在前头，如再办案不力，小心你屁股底下的位子。”程榕正待分辩，电话

“喀嚓”一声挂断了。

第二天，青岛总办公署连发三道训令。一是训令警察厅悬赏限期缉拿凶犯；二是训令交涉事务所协办斐案；三是布告通缉斐案凶犯。

两天之后，青岛商埠总办公署向警察厅下达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指令：

“悉查广西路为繁盛通衢，而罹祸之斐什珠宝钟表店37号又与一区警署邻近，当此行人未静之时，竟有凶杀案发生，殊属骇人听闻。乃该署官员长警等事先疏于稽查，闻报往捕，又任凶犯逃脱，警务废弛，已可概见，本应立予惩戒，该厅已行降代有差，严飭该署依限缉凶破案，逾则重咎，切切此令。”

为了张扬吏治和青岛当局办案的决心，方琮请示赵总办在指令上特别加了个眉注：照允各报全文露布。于是，青岛各报争相刊登这则指令和警察厅受惩的内情。一时间，警察厅成为口诛笔伐，众矢所向的箭靶。令人惊怖的斐案不胫而走，成了胶澳内外万民争睹的头号新闻。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新闻界对于警察厅如何惩戒警员，“降代有差”的跟踪报道，这一轮新闻热炒，



胶澳商埠局所聘德籍警官，
斐案主要侦探——安德克。

最终把王巡长“炒”成了“马路游魂”——一名被撸去了“长”的普通巡警，并被调离了一区警署。“如果不是停电，凭咱这把老枪，起码在那个老毛子腕上凿个眼儿，让咱一区的弟兄们体面体面，可老天爷偏偏不给这个面子！”王巡长心里抑郁难平。尽管警厅答应他报界一旦平息之后仍让他回一区当巡长，但他心里仍不踏实，平息报界，得看斐案的进展情况，但破案尚待何日？

真正和警厅叫板的有一个人：周渭。周渭，曾在警厅供职多年，因办案得力，人称“鹰眼”。后因与日本交涉鲁案善后事宜，被调入鲁案善后委员会专事对外交涉。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周渭未重返警界，而交结了几个警界干才，组成一个专业代理诉讼所，成了一个半官半民的人物。

“鹰眼”对斐案的推理和警厅大相径庭。他认为，斐案并非仇杀，而是盗物杀人案。当时，因为珠宝柜里的贵重物件已被锁进保险柜，而保险柜钥匙恰好放在斐什卧室里的外衣口袋里。遇害时，斐什未穿外衣，凶犯情急之中找不到钥匙，此时街上人声大噪，警察赶到，凶犯匆匆逃离，撞倒自行车，由后窗破窗而出，仓皇中将草帽挂在铁栏杆上。这个现场时空模型的设计几乎无懈可击。

无论周渭的分析如何丝丝入扣，警厅还是按照报告中定性的办案思路办下去。半个月过去了，斐案毫无进展，反而越按照仇杀的思路往前推理，案情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了。

德国驻济南总领事希古贤派的专使三天两头往青岛跑，一直追着要真凶。斐案之后，德方曾一再强调对护侨的格外关注，已着手考虑如何把总领事馆迁往青岛。再三催逼之下，青岛总办公署连续向警厅下达命令，令警察厅以德籍督察长安德克为首主办斐案，限期侦破。这条训令，据说有希古贤总领事的授意。洋人的案子洋员办，从安德克这里开了个先例，至少对德国方面也好交代一些，还可略微搪塞一下办案不力给警厅带来的尴尬。显然，安德克是总办公署和领事馆都乐于接受的人物，就政治意义而言，他在斐案中的亮相将大大减轻山东外侨对领事馆的压力。洋员进入中国衙门始于晚清，当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里就有琅威理等官授三品的洋员。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

开放为商埠，商埠局的各级公务员中聘用了许多外籍专门人才，而安德克当属警界授衔最高的外籍警官，月薪400大洋，相当于法院院长的薪水。如今，一宗斐案，把他推到“出头椽子”的角色上。

安德克出山，他点的将第一个是周渭，第二个便是王成功。他俩都被任命为警察厅教练督察长的助理，成了安德克的左膀右臂，于是警厅上下很快对斐案的再认识形成一边倒的趋势。

“鹰眼”在人力车夫中间人头挺熟，和人力车夫的行业帮会——“健哥会”的人很投缘。拉110号车的向云波，车夫行里称他为“大健哥”，常在广西路安徽路一带拉车。斐案发生当晚7点以后，他拉过一个外国人，头上无帽，蓄着短须，头发披乱，嘴里气喘吁吁。向西指画，大健哥就拉他到费县路；他又往西指，又拉他到云南路。就这么边指边拉，似乎没个既定目标，最后又拐弯到小港冠县路永利汽车行下车。那洋人从兜里掏了半天连钱也没给够就一步一瘸地走了，大健哥看他没走几步又搭上另一辆洋车向东去了，心下不免疑惑。大健哥转身一看，见白布套也不见了，心里愤愤不已，于是拉车向东去找，不料眼看要追上时，那洋人又搭一辆洋车迅疾向东赶路，赶到上海路便倏忽不见了。大健哥暗忖，丢两块白布扶手是小事，但从车上的血迹看，坐车的肯定是个不轨洋人，不知又闹下什么祸害了。次日一早他寻到那洋人失踪的上海路口，见转角有个未开门的咖啡店，恰逢店主从后门走出来，他仔细端详，见那洋人店主的面孔和昨晚那个坐车的洋人一般相似，于是便报告了“鹰眼”。

那个洋人店主恰是英国侨民拉克（Lock）。

拉克始终是英国领事馆打入另册的人物，属于不屑让眼去看的人渣之类，早年曾在上海租界工务局巡捕房任巡捕，因为一向行为不端，多有劣迹，素有“混世魔王”之称。后因与俄妓柳芭姘居，违犯了携眷同居妨害公务的禁律，被巡捕房革职，遂成无业游民。后来与柳芭辗转来青岛居住，在上海路拐角赁屋开一咖啡馆。但拉克来青以后一直未到英国驻青领事馆登记，按照领事条例，其在居留地的活动应不享受英国领事馆的监护。因此，拉克开